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七

濟南臨邑邢

書牘

上撫臺孫文融



國子恩甫著

竊見歷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真履素取則先民鏗古
鑄今蔚爲代寶海內綬文之士靡不宗之而今五畷之
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門祚寥寥
雲仍僅僅侗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
遺一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褓寄命發媼是爲駒者婦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一 五三百千
僦居窮巷托跡浮萍並日無羸糲之食經年鈔漿汁之
饋致令鮑山黃土作赤髻以咲人皓湖白雲化素虹而
繞墓其於今日責在明公唯侗含意欲申歷春及夏恐
以不急之務驟溷鈴次悠悠之世見謂好名廼者尺一
北來瓜期不遠千秋氣調機緣在茲伏願明公下記所
司略損公帑爲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
給米一石歲布若干足藉以長養壯髮絲延後昆一綫
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其疇逆心是在臺
端倡義力此永留侗也竊效途聞奚敢任德臨書不盡

覲侯之至

與萬伯脩觀察

兩年間凡托兩布衣爲郵一爲京口章廷綸一爲歙州方胥成二君畫法詩篇庶幾擅代不審伯脩仁兄署中作何眼相眎也世態漸波乃遊閒之徒更甚願足下好其真者無若不肖翻爲葉公所笑耳汪慕來讀足下書書詞閎麗忼慨事事次心背面之說豈所宜談要之我輩交許不應作今人亦不應詭作古人詭作古人反不若今人之爲愈也善哉諸葛武侯之言曰士之相知溫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

三百五十三

儒

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請與足下共勗之足下天資敏妙挾藉數器滔滔莽莽動不可涯卽如以戈鋌世業以詩書起家以詩書起家復以戈鋌報國握槊耀其神武彎弓表其巧捷談部摧其利距氣海輸其廣納噴語成蘭染紙騰采戩狀則琳瑯之亞檄露則班竇之儔頃令崑芝慙其明麗雕虎讓其雄成玄黃旣判齒髮林壬未或覲夫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嗟嗟伯脩旣無難邊事亦未可便易邊事掎擊單于者羸幾倍攝伏單于者羸幾倍以掎擊爲攝伏以攝伏爲掎擊互相

皆筭孰贏幾倍盪胸而籌聚米而略庫具如于車輓具
如于馬府具如于幣門具如于當戶且渠畚揭之爲後
棘矜之爲使飛罕之爲掩包甌之爲餌雲稍之爲誤變
患之爲間揖而手通指曠而目通指躡而足通指總而
心通指而後乃今戰與款無爭勝金與粟無爭貴野與
市無爭民萃與夷無爭界忽然而我如忘忽然而彼如
寄一忘一寄大順之世也寧御夷之道乎哉區區下劣
勞疲十晦躬畊漆其如幹展其力用僅止于挈鉞副其
器量財任乎截雛學道末緣乎象罔孰藝復困于二毛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貴 三百零四

羸滕無勝遊之具積蠲乏中陶之榮平生意尚都已云
訖孰與夫命世絕倫伯修足下者哉

荅王子廓中丞

千里寒垣走明駝快足而及我于山居也意良厚題封
焜炫諸雲雨耶曇花下來乎實不自意撫中丞列戟如
檣乃爾歲甦其舌邢生號稱倔彊不免汗下水紋一雷
也囊盛珍餌何羨來禽青李櫻朶日給滕愧無右軍好
手作疏爲荅澤厄扶老不第沿龔一門體氣常惟盡感
足下遠惠之至耳中權千載人言語妙天下唯吳王百

穀可與比倫他非其纒足下羅而致之幕下也數婆千
萬不足多矣客冬無幸咫尺相失蓋促蒼頭謝過三舍
外而中權御風長往杳不可攀此段胥成所及知而乃
金人其口不以曉告明白二郵均討必方乎及我也者
引批牽復仁丈其爲我三子者何如斷案耶胥成巧在
筆札拙于喉舌長裾繫碎研田有秋廷綸伏蟒初伸未
際風雷行一以振當是王家叔明其儔撫中丞臺好畫
饒史請以畫言夫畫有工有士有意外有象中廷綸之
畫士而意外正如右丞雪裏綠蕉大年朝陵始迴抑或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四

上三百八十五

掌大在股人長于樹被灑逗漏渲染遺失種種小誤實
不能無而其一片冥濛襍霏霏拂拂之致更江東兩
都一億其莫不能當其盤礴劍頃吐納畧許也第于此
藝耽之廿年而屈平勾股尚難巷無居人不謂晚得章
生即生者韵言清舉大類斐君迪而人或因畫以掩並
短二長即胥成連羽歛于鷓鷯未始不爲章君發憤矣
尚寶公雖丞章未得章寸幀尺幅而沾沾不已要以第
言重耳若所謂張元春謫高今以一軸往蒼然巢蘚幾
令勝國諸子無處生活惜也倦遊不及從史出塞余五

芝精雅絕倫便當遠紹唐仇戰羽之口業已入我籠中
今作大鳥搏空我徒視諸藪澤可如何矣程扇宮詞領
已讀之一再政猶身歷水殿雲廊而憂其咲語風香者
敢不敬伏

與少宗伯孫以德年兄

往歲附書徐太史嗣會盛太古知己得達比聞仙鶴過
廣川可畧一晤語緣里居無郵耗又不及追躡景光同
袍兄弟中最蒙知眷莫如不肖迺一別參商如此人非
金石其胡以堪仁兄飛踐皇路漫漫柄用不患積薪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五

世三百五十六

一辱泥塗遂無澡雪之日十年家食愁病參半且平生
不善治生故業日荒日益削一門童僕竟日僅飽半升
粟主人差不菜色然無王珉一頓美食餉賓客也計此
段太古能言之太古云爲馬叅知介志文叅知公子亦
云云都蒙不拒翁與叅知生交藉有顏色今公子跪
而請諸邸舍唯仁兄有意成言朱太復拮据一狀良佳
望鉅公賜之賞譽得少流便其詞不更作于鱗牙後慧
幸甚扶風新阡待此發策知不恡如掾一揮洒也公子

雋博舉子文美如粵南明璣蓋胸次與筆下迥絕纖塵

其兩弟俱眇眇第五異日者不忝仁兄門牆河間梨不
減哀家此河間哀家諸子可匹美江南檀孫先生其均
而蓄之無有吐棄乎人面逐世高低乃人心更甚不肖
者真一不足齒之傖耳復何言

再荅萬伯脩使君

第比奉三書足下所矣寓意者激寓方者直寓汪者宛
都蒙涵納人與書俱在空洞中乃知從前不肖弟自它
於伯脩仁兄不長者耳悔來幾欲自燒物顧足下不見
不肖措舌狀柰何千里發一乘重之即謁者下及蒿萊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六

元三百六十一

分俸饋藥副以喻麀喻麀弟固請之拜賜無媿若參藥
一秤費文質周郭者三千合清俸共得朱提二沅即今
輦上人巧作事見淮陰治粟上郡治兵兩公䟽所斲殫
頻使軒裳輩無處生活枯槎如弟橫被異恩浸假遇好
事者搏掩而比音請之條弟與足下不惟偏乎一咲一
咲來函勢吞岷江光掩列缺氣攄風雲采蕩睢渙鄒魯
燕趙妙合以成文琴筑笙竽異好而成致猗歟盛矣洒
藍炊鼻掌大方幅奉匱沃盥殆將不暇而敢抗志以高
兄妄歷刑而繩弊大便當生致拔余舌矣湟中一積出

寒諸曲聲華被紙光景盈字持此可以冠冕列鎮奮揚
雄威第絕節典唱則蚶竅自伏擅代振姿則鸞頰却匿
伯脩足下高明之府願言少戢摩尼之光毋俾形課之
成謝彼排廷保我多有杞人徐福諒亦仁兄之所不吐
也匏苦不才于人共濟不肖之役良亦在茲五月炎酷
負薪祇禱望天山之背片片作瓊花又從 帝所分得
中尚署猷帶若箇長也表本初儻蕩人遇夏每推飲足
下旌旗在北門作幾大排當河朔名流登筵爛醉已乃
走馬射柳風生鼻端此時抑復思東頭竹篠間石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七

三百七十八

與撫臺李于田年兄

仁公振鐸大東不佞從喀喀中竊其餘響幸甚贈言在
筭側聞時示同人且曰人不可以無友弟誠踧蹩敢自
乞於大度外耶遼左功名遂至拓天拔地大任以往名
世杳然未幾節下脩其故業且戾矣高句麗良是史何
渠亦稱下句麗人參何故作人葭濟南有長白遼亦有
長白紫貂青鼠二毛孰優入稍五味若箇風致殊絕令
威化鶴雀去幾許春秋晉寧一榻當坐穿穴斯地寓公
斯人龍總抑復有碑板文字散在醫巫間問否右軍寄

問譙周并徵司馬錯成都樓觀一一不遺僕今亦欲稍
廣異聞耳茲托爲郵者邑子朱西仕遼遼除目公乘而
下勾股不可蹤跡意厥司存似是雀鼠耗耳顧此何足
恩仁公然輒以恩仁公則以西志節才請年齡風貌都
非齷齪者流又西其先與家大人遊家大人督作疏匪
直以泛然邑子故西者升斗第取其量中不者僅與大
鷄同飽歟無所勵節下矣節下其爲越次而策之如霜
一片戈戟中令西者稍得而前齊虜其不以司度終平
不佞厥躬其猶有譽命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八

春三首五九

荅王恒叔參知

蒙也俗在齊鄙資稟庸下顧常受訓于父師矣束髮登
路塌才徇官期以絕暮金于昌邑還黔首于化人執心
秉節五年在茲頗見取于賢豪大方迨後按跡中臺彌
厲操檢不謂伊蘭有臭苦來逼人遂使風霾翳于中道
黑白易乎正形黃門冒宣淫之譏下妾滋伴僵之感良
以悲矣還山以來朋好都絕門故耻名乎師籍親暱殆
同于䟽屬兼之百年出食一旦瓠落不堪棄寂趨炎亦
復人情爾爾無足深怪乃我恒叔先生曠致橫絕玄覽

軼倫視蔭之交薦于白頭東來停軌損翰相存累積連
繡騰花散繭縮少文于咫尺揖禽向于旋衡駭目洞心
窺庭叩目玄冬適盡陽煦忽臨其所次心政在翰寫丹
狼尚畧道素至於兼金輟饋純扇手題則又千秋之末
誼徑寸之緒標也竊憶先生往在掖垣無日不嶽嶽蓋
三事以下屏息降心者屢矣以故位箸黜汰敗之器藩
峴迴驕溢之態三十年來諫臣任職厥唯先生嗟乎朱
雲表殿檻之名長孺過淮南之駕遂令車輪馬跡軌影
檣陰幾躑躅乎窮天殆周環乎儉塞興言指事標理明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文 三百八

例未或不搯擊于當塗林懷乎世網矣睠茲 廟路漸

夷賜環計日茂陵之托豈所敢聞所冀北上迂程不忘

鎌採之賤青芹白水猶可以羞行人歲晚天涯藩齋落

莫此其氣味蒙所夙請願言珍攝以對含齒寔不任翹

企深

與兵垣

門下鮮標今望高視寰宇再入兵垣以來抗言發論忼
慨持正而又時時出之以巽濟之以通正如芍藥而劑
和羨探其意指必欲裨廟堂之緩急冀方幅之黔黎甚

盛節也不肖生長齊東亦習佔畢束髮入仕復耽宦學
骨節軟媚意氣灰墮每見一二矢口譚邊之士心竊咲
之不圖比來日見兵戈寇將壓境乃復釋詩書而講韜
略拋荷芰而就禰禡吁嗟乎維乘與粹孰厝磨石孰置
累墓不肖而不此之爲慮是木石耳矣所上兩臺揭帖
錄恩記曹且爲此議者剝衷盪腹蒿目分宵者何翅再
四總之全齊六郡素不知兵近海諸方兵食俱詘而此
百十餘城束手累足瞪目吞聲以寄脰於儵臨之寇不
已勵哉夫議水軍矣議陸軍矣而此二軍者非若上偶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閱三頁六

木梗旦夕摹削而備盤鈴腰鼓之戲者也議增餉矣議
厲兵矣而此二物者非由天降地湧泥沙搏取而供朝
芻暮粟之養者也言者言之王者覆之不曰事在彼中
難以遥度則曰錢糧處置一任便宜即文墨之往來業
已動經旬月又曹騰以上下何異隔靴搔癢究其抹撥
一旦倭臨所謂寄脰于俄頃之間者良非虛謬以故不
肯僭爲條牒要如老宮監刺刺天寶年中事頗關實際
人衛家守耳目心志流洽便習期于言之可行行之無
費庶幾擬堅壁于古法合守得其中策也若全齊而俱

爾則總計東方鄉約民丁且三四十餘萬矣分封戍守
力逸功專而狂寇雖有數萬之多更誰爲之更番休息
者彼在所而攻我在所而備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以我
之專待彼之散以我之常待彼之蹙而寇將無志衰于
曠日鋒挫于連城者哉在野言野不肖之技止此矣外
此而張皇乎犀渠之映日餘鯨之蔽江當陳臨敵而奏
馘則不肖其受誑惑之誅無賞特在于載心期輒破山
林之例而私布之如此惟尊炤察不第不肖一人一家
幸甚

來會館集

卷之一七七

上

五百五

上申相公

不肖侗自束髮廁跡師門迄今且二十餘年中間造就
之恩曲成之誼卽歷萬億不能指數以所素盟矢萬一
砥礪休明小自表見以至不爲師門玷則所以庶幾明
報也不意風濤中起栖泊倉皇一官自棄視弁髦不足
爲輕于時兩當大計群不逞尚欲甘心賴師尊庇幸保
皮毛進賢雖挂尚得被衣履冠帶而彌鄉里之縉紳秋
毫皆鉅賜也歸田五載凡遇生辰慶典一字不敢通門
闈卽侗與木石居未必五內渾然木石也第居恒竊意

侗在師門乃子弟中之最不肯者其以罪鑿而放之田
畔違遠邑邱昊天之號夫豈忽然而竟以形跡播越影
響自幽孺慕徒勤面頰如甲萬緣俱冷疏數尚足道哉
不意師臺海天茹納猶賜記存一得之羨大理僻再得
之傳道長光宅具悉尊慈閔以瓜李之嫌見累諄諄操
守行履之間猶曰所可哀憐之士也侗轉恚自外之非
宜而硜硜者之無睹於大方矣然亦不敢輒有恩贖乃
今輒有恩贖則以已故馬門生名登事投淚而奏記焉
惟師辱聽之馬門生平生英爽才具幹略不埃不肯縷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上三百全五

陳矣至于一片爲父師赤心直欲排群疑犯衆怒而登
之昭明之理庶幾由在尼父不聞惡聲者卒以嘵嘵去
國躑躅外藩三押漕糧風波盡瘁一旦邳州疾作暴歿
水濱妻子遠在家園相依又無幹僕無論含飯無人抑
亦蓋棺潦草嗟哉扁舟寄厝冤冤羈孤唯有青蠅作吊
客耳吾師聞此或亦不免當食頃箸也近於五月十三
日柩抵東光不肯伺奔吊盡哭稍爲經紀其家事又復
許其少女在襁褓者續爲婚姻一日在宙一日不忍負

此灰友馬門生有五子其四皆娶有婦長次二生資學

可望大成與之商談間渠云漕官撫周軍門欲爲題奏優恤河道潘軍門亦再四咨嗟圖有以慰之于地下者俱未見下落伺竊思往嘉靖間貴州右叅議王重光以採木卒於旅邸得贈爲太僕少卿近儀真管河郎中羅用敬亦得追贈如前官以允登而論俱比二員官階稍高而事于國儲鉅重較之採木管河亦不甚相懸且涉歷江湖風濤萬狀三度押運已及滿期計今四五月原望例陞若夫暴卒河壩漕務未竣真所謂歿於王事者以愚而慮比照從前二例奏求贈錄似未爲過仰唯尊師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元三百五十五

俯念二十年布衣門牆之舊亦曾少効赤誠于左右留神委曲一賜允行此正公道中之異恩也行企台慈手批數字俾不肖侗有所持循從吏其子亟爲陳乞則人間君臣師弟父子朋友之誼具爲脛可臨啟不任激切感慨皇惧待命之至

上中相公

門生比以馬門生身後之事上恩師慈荷尊俯注曲賜裁荅且溫詞下慰瞻然忘其不肖之踈邈而沾沾實之胸臆者侗捧讀長跼不勝感激不勝悚惶馬門生事先

是河道優恤之情業有公據矣今其長男苦欲叩 闕
陳乞其所上書紙以押運三次資深勞瘁爲言并未敢
妄援往例致有齟齬切念馬門生稟性慷慨中多憤世
之幽思一經外補日夜焦灼蓋所望于恩師之拯援而
還之卿寺者良獨切至此見事勢不諧邑斃無聊寢食
遑常一旦至此計此君資志未消張目未瞑也伏冀尊
師機務少暇留神委曲敦屬部議得從優叙獲叨京朝
一官之贈則門牆灰生之誼人人頌而戴之不直馬君
一片隱衷獲伸地下而已也不肖侗伏在草野本不宜
來會館集

卷之二七

十四

三頁十枚

再三塵瀆第以馬生幼弱未敢輒叩尊嚴侗用是不避
瑣煩敬爲代陳如此唯師亮宥

上撫臺黃公

不腆下邑十歲以前頗稱醇簡易治乃用連遭穀暵木
絲無秋遂似官地不相能而儉形愈見元元之民不至
盡人流離實以臺下撫摩之念視他屬獨切獨先耳孤
等有日夜與子黎申頌休德而已所可幸者新令君坦
誠穎拔周慎精嚴不再旬而諸務改觀矣第南三鄉地
荒力竭不能一躰完科要須從長計議于條編中特示

寬折則闔邑元氣可迴卽如德平紛紛岐貳正亦坐南
沙北潦地不齊一之故脫若下邑縣司有所申呈爲南
鄉乞恤則惟尊俯賜留意焉孤等土田俱屬鄰城亦仰
恃慈明委心見遇故不覺刺刺爲棠梓公言之臨緘不
勝惶恐

與李于田學憲

往奉墨本賦及考卷之惠賦清麗蒨柳高手也考卷人
具才品無向時割裂裝綴之陋聞大宗伯署中評爲字
內第一冠諸行學監司不虛哉弟久病成衰閉門飲藥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五 五三四四十六

忽拜志書大序發函卒讀且喜且謬文是大議論風會
攸關波動雲流無一毫短割態蓋自肥腸滿腦中來紛
紛擬秦摹漢愈露捧心風斯下矣至于一字見褒足刊
金石岷巘牢落差以傳頰憶得何大復序武功志志序
至今並傳弟則愧羔之裘而狐其袖也能檄縣多刷十
餘緡一爲送海內同人更藉青雲無已耳大集篋之寶
有深意縣君能自陳底裏撫院見收一切皆餘論所及
敢不結中微聞當宁欲奪估啤而就稱襜宜抱相如之
濟何緣詹見一叙濶棕臨書情邑

上御史大夫溫公

伺也突與燧燭之明亡所宵貺於世幸際老師數納緣
是得自試其狗馬之能方面熱內慚羞灰不暇迴蒙師
臺溫論獎許陳義甚高已又開發慧藏引迷謬人而偕
之大道玩味師旨苞舉今古如渴者飲河知有滿腹不
自知其天之高地之下也夫宇宙真空實相無有定在
無有形影既無端緒亦無究竟如指爲空則日用形形
色色孰非實際如指爲實則日用倏爾忽爾孰非幻境
如以爲在市朝則桓圭衮冕曩萬大常是何指歸如以
來禽館集

卷之二七

六

儒

三十五

爲在山林則巖厓泉石蕨薇衣鉢是何安頓江山紫翠

日日餞行烏兔升沉時時解纜乃知此道無起滅無顯

晦其實也不實其虛也不虛市朝澹泊未嘗不山林山

林自適未嘗不朝肆廓之則極高極卑惟所彌漫歛之

則一呼一吸唯所橐籥圓常妙應觸處皆真蓋師臺所

喫緊爲世人不知有空相不知有實相者誠至論也再

讀素位而行寧人奪境數語仰窺師臺體驗踐履真聖

賢中正學問謹佩服終身弟山林一節原與本道尹觀

察劇論長生性命之學反覆辯詰不一而足緣是忘其

固陋因謂潭底日紅山頭月白非入山靜坐不能呈露
此景龍吟於淵虎嘯於谷非入山靜坐不能駕馭此景
忘裏覓裏忘定中起忘中用非入山靜坐不能冥會
此景鄞鄂混成蟾光朗照爐以奠萬室以凝神非入山
靜坐不能妙觀此景蓋聖學以戒懼慎獨爲工夫而中
和位育皆是作用玄學以致虛守靜爲宗旨而脫胎神
化乃顯脩爲則弟子前所爲尹觀察訂證者就事論事
似又着於枯槁寂寞也茲聆台教敬謝敬謝極欲叩領
師臺之教顧繁冗雜選無一寧息稍暇當假以公役晉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黃三

謁恩臺乃得縱觀海若之大全

與張仲儀轉致歷城趙大司徒

雲間馮元成先生僑寓此州思光之舫膠于河滸日覺
槩對七歲兒子作苦見若謂爲五斗耳夫元成目無萬
鍾安所沾沾五斗爲正緣身隱吳趨翹翹物表研田宜
穰而自署馮三白其一白曰白文以不受徵文金徃徃
爲人白作也江南如許人門故業如掃柶遲臯無一字
不通貴要人研田且不計獲安得不兒子號飢婦無磅
耶今以五斗出坐此元成絕世天才所爲文上造九天

下薄九地推岱華而負溟渤羅萬有而走群靈伺以元
成方北地覺北地小僮元成鑪錘極矣居平私竊品目
時子若元成者風期類閔仲叔天韻似李長源至于文
章擅代卑史子而翼九經似非文士足例此人者不以
處木天石渠之次今其持平國典藻黼皇猷而俾之以
藩臬外臣待魚貫之命其何以稱吾世右文也元成持
牒將如京能使不持牒如京而就近除一官省一切交
酬費有雲柱李本寧傍州可差擬今武德使君未有人

元成用叅知兼僉事甚宜此缺所謂宜此缺者蕭條曠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七

九

上三百十五

莽之野百里無甜井五月見鮮莖他人所不甘唯是海
光挂檐際蚤受東旭如車輪載歌載咏與元成雅相便
適耳程公業丈極領第言慨許爲愚之以爲非我歷下
司徒先生不可先生當代人倫方吐握知名士片長之
必叔而矧元成則其同胞且士又非一世士計一言可
得諸銓省無難者我先生當不俟我輩之畢辭而灑然
其無逆心矣元成向弟張仲儀豈可爲我無詞于歷下
先生前弟敢爲紹而用足下爲公業僕姑佐弟宜佐二
公強弩而身方待嫁安得輒與于蹇脩頃者嚴按臺壯

剡秋毫皆我先生力也王正自有一介來茲不敢率然
與交東戴觀察

少年掾自東來恭奉臺下所遺諸殺青業伺叩頭領已
伏憶南床風裁所露奏黃紙白簡章勾股莫紀天下靡
不翹仰震讜泰山在瞻乃以餘力成文章矢口宮商發
言朱紫幾令盲史腐令鄴下雲間藍田杜陵考功隨州
諸流輩夙尚畏人夫子角去齒二翼兩足造物制之矣
臺下奏書滿公車著書遍名山人所皆有已亦有人所
都無已不無豈非天授之全能人倫之罕覲哉邇者分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九 世三百七十

臬臨沂洩盟簪甸差可比於先王之觀孤情迥芳絕照
淵量湛平內函以遵鄒嶧以撫瑯琊司馬之牒遊不必
談矣侗也申詠酒肉淮陵之語而感代興之世竊願隨
行以中雋也爲郵少年掾不肖中表侄家禮詩書錢帛
之業今值中衰以天之幸獲備一日掃除與咛貺賚稟
鬻米而外恩等再生掾兄名憐文筆優長業胡氏號名
知經比邵使君羅而致之幕下大被周襦我輩小儼羽
毛定是搏空大物掾者亦足藉手事臺下不至與他農
瓊小兒伍明恩其無有負矣掾還適不肖大病後捉管

不能悉所欲語居頃之當倒屣傾筐以歸函丈憐陳如
求爲佛弟子請以曝書一片地爲鹿野壇場侗不任丹
誠切切

與徐汝惠貢士

半歲未通一字書正緣塵全牽紕近值總功神理鬱鬱
謝公不廢聲樂蒙則用絹素遣之耳項斯自奇每恨蒙
喙不三尺日來之役聊道惘實未足發兄聲采何至損
孟公之牘而諄覆見謝爲麴生告竭壘且蒙耻賴明公
一洗之弟施之者無倦色矣蒙則柰興曠何也小齋勸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元三五五十二

勸日力練泥削梓此身幾作土木偶人壘石爲山僅稱
侖中百骸一節耳無論錢刀畧盡而困中粟變半糲無
遺愚公移石不謂千古復有蒙也雖然我自用法若
聽東鄰牙籌聲頭岑岑不能舉五臟且嘔出矣白家履
道坊未逾小園彼乃官位差勝我有豚犬視龜兒十倍
日捉筆作方寸書朝頰暮歐津津負跨龜聲又不聞白
公有堂上老人我乃日舉兩卮起居眠食嗟乎汝惠與
角去齒傳翼兩足蒙所得于造物者奢矣今當行樂耳
湏富貴何時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又何可不

聞此言拙詩文儘多散草都未料理密次第納觀晨興見使者不覺飛揚信筆唯明公亮之

與王子廓中丞

金箋潤麗秋爽當擬各體書之三教經用高勾麗紙書欲合作也以上當俟以扇至此毫吾家十七帖竟樹寰中赤幟澄清亦是秘本略昉蟬翼拓覺斐疊足好致儻得川扇紙薄如輕縠綿如純繭者拓之宛然定武禊本矣便賦數繙來峨眉石小盈周尺尺許者幸命行人斫一二拳置來會中米氏癖日日以劇卒難療也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三四十五

荅愚庵上人

遠承法帖下問勞疲穉穢間忽若清泠灑及也兼荷名香兩種一洗人世伊蘭優鉢羅花印成妙相如影如歆又復如幻安得吾師拈出此義解脫火宅實學人之上願耳遙瞻悉替上歎下歸恨隔由延十數不獲僉然坐列見一毛端徒從古雪同叅竊聆爭染不殊身在光網之下也附荅江硯一枚望師猶立文字廣媿毗曇聚頭扇二握用代松枝有時登寶座披僧伽黎或亦不免須此耳乾侍者還敬訊安穩白餘綺語不足慰前和南

謹疏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七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八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書牘

與李本寧

從董觀察所奉還書所爲不朽先人者慨蒙允許異時
有藉以見先人地下矣感鏤之切詎可名言報禮過隆
兩碑皆奇物且并杯勺見還轉生慙更以鄙之私俟拜
文之日將輸王氏青瑣以謝然青瑣適在質庫故前未
及申真如向所謂韓昌黎笑人矣弟書不佳聞高句麗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登三百五

頗耽之每以中金如許易一條幅書條幅卽今上四幅
是也仁兄得無爲故人捧腹卽故人無文名亦僥得書
名也黃撫翁急弟甚便中爲弟謝之別諭領已廣川咫
尺弟當親走下澤爲足下御過來禽耳董觀察敝門人
又同郡戚屬荼囑以後董禮事仞厝不知何若弟去冬
謁東阿先生穀城弟歸而冒寒今春大發幾實其生在
簣三閱月今復食新矣正亦不必以官爲逃也此段唯
仁兄可與道之携我婦子二里庄收二來禽黃鷄作羹噉
磨糕餅大是田家瓦盆味不堪持餉也

鮑趙吉亭家宰

見翁先生節臨下邑獲奉起居之志極慙景企素懷及
拜函書龍鸞飛動杜祁公文潞公手蹟差得爾至于眷
言耿未寄意人境之外則又尊者長者弘獎至心不肯
寔惴惴不敢當也佇俟蒲駕北來掃室焚香踞聆明訓
兼出一二藏帙少博清歡處士星猥祭台躔間不免煩
太史驚奏亦齊魯部中一竒牙侗入山廿載近頗有物
色之者秋毫以上莫匪明恩志所稱結草啣環似關稗
說侗則欲躬自試之也穀城師一旦至此侗春初身抵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二文三昌士

潞河沿途經紀其喪者百日許比師毋繼捐復抵其家
爲一妥其族囂計臺下所欲知者歲暮隆寒伏惟珍調
殮膳以需卽日溫綸

與阮民部

病差竊伏思玄度五月坐米壺飲東頭竹篠罔非天際
真人安能與此古歡乎手畢滯陟釐諸雲雨天花下矣
其所獎飾不肯者悉非不肯所得當一二也委至諸書
欣然領會所擬呈拙技不止此傾筐倒庋有日矣君以
爲雄誰敢不雄而仍自惜其脛不虞負長者負知已乎

拜公之賜甚慙嘗博山中人極易爲德况此重金侗頓
首白箋上篋

與王成所年丈

自入山林以來身與氓隸爲伍心與猿鶴爲儔卽閉戶
閑吟僅同視肉臨牕散帙不過撮襲而已荷年丈不忘
夙昔而賜之書書詞懇至非尋常往復之空文誦以周
環如遊如泳古禰空谷瑟然寧足喻哉唯是旣唾之核
不關邈實年丈何自津津然而兀筵敦舄一切而張之
第雖愚陋不敢聞命也家漸蕭條門真羅雀風鑑張生
所能目悉然門盛彈缺之士何敢爲慢馬言不宜衷渠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二四三三七

心觀縷諸憑台炤之

與馬見素給事

仙厠鄉閭之末凡庸無足比數獨于尊門夙欽通德又
仰棣華而詠韡韡有遐思焉未而馳神誠非漫浪蓋此
中有契分之合也倚廬居守忽枉素牋推與過情豈所
應有唯是太翁老先生宗盟一世流羨後來而以旒旒
之言謬及不肖主臣主臣身媿中郎附聲介休之烈非
平生一大幸哉敬拜寵加期于春和具草仍自寫一通

備扶風大乘也使者追我于塗又逐我于家披旬暴露
可稱良信甫解綬奉書不恪祈慈鑒幸甚

與馮琢庵宗伯

伏蒙尊恤賜箋枉賜藉以仲兄之重謹頓首肅書申荅
以謝訖比日嫁孤侄女卽遵道舍侄最幼妹二府先長
兄所遺四歲孽也不孝有以子女自矢與平門要結而
此獨拮据令適大家朋戚見譙謂汝然糠自耀乃復假
人四壁餘光甚不情不孝謂僕則譬之禿燈一息膏煎
未盡則與人夜膏煎一盡則人我俱已附告臺下亦見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四百三十五

不孝爲侄孫騰弛擔一事也臺下念念亡侄毛髮關亡
侄者敢不以聞春榜得士多名下先輩如潯南南君居
益則尤卓犖不羣品書肄漢魏以上書法律晉唐以上
都嫻貴公子結屋青柯坪身以老僕自矜汲儼若寒生
無論才具此宋公序流等人也居益諸父俱在事不瀆
不孝緩頰蓋居益父事不孝父緣其先棗強與有死分
憤憤中慰其登路乃復輒以輜塵臺下終收此士而實
之龔礪之列伊季父可二潼關可三矣華胄素族唯材

是取惟質是憑似無他孀忌右目近肯不能自行革更

希慈亮

與郭禹門明府

不肖侗往遊趙魏間雅習此中人文綺粲韶秀而更優
于品卽如今小宰董先生其人也先生最善不肖侗有
鴈行之誼臺下處其里閭蘭芳所襲臭味與同之所謂
綺粲韶秀而有其品齊東楊文爲侗言若合符節而券
償焉不肖侗卽散材無當何敢廢然自外于門廡哉下
車未幾風聽一新蓋豈弟神明之頌萬衆無岐舌遠邇
若一塗不肖侗需濡倍切又不直河之潤泛焉九里而
來禽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唐三百五十四

已也以董先生故躬申未遂先以一力候起居周親授
室之地竟將躡履聞玄竒茲不盡伯一

與蕭含譽

夙從楚會知先生近讀所上奏章爲之罷酒言足以諫
事可以風海內此人耳願言未遂忽拜函書媿媿數百
言旨豐情篤何以得此于長者哉江黃一世家何減離
龍崔氏侗請捉襟奉杖以備周旋委序欣承容抽思恭
報寒凌一片不在翠壁而在青氈至心皈向非敢貌言

惟先生鑒察

與蜀撫王霽序

一騎紅塵來自巴蜀解裝見訊纍纍悉盛情所注也朱
提精榼製出王國復陶佳織珍屬隴西綠昌雅足消煩
丹椒正堪煖老楊集書肆八寶錯落並陳一時損重下
里驚竒真所謂施者無勑而受者覲頽矣孰無親戚誰
乏朋儔歲寒不改晚節隄深惟親家一人而已拙序付
刻未弟亟須數幅以應人求再論大人之集古跋未見
大令所裒何文一見卽勉圖寄上也六扇頗擬原帖秋
風篔筍毋至棄捐以一易一畫回貢品何如若五六分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六

三頁半

文

蜀扇便惠二三十散之諸兒侄以伯翁督此地封胡羯
未人人思把握蜀蠶耳升庵集不知剗殘至此此老博
綜沉典當朝不第二有屬弟暇中爲更一銓次親家募
吳匠鏤之此文獻大舉止也代尊序弟力爲之以頗恣
此老平生內江龔懷川道長天下義烈丈夫臺中不受
謝薦禮獨我二人望尊破格一春章之卽弟輩山中嚙
矢矣其所著書亦有一種雄快處水蘭事移書與計之
此公定有卓見也切實切實書中卽道弟薦言云云日
來徵文之使遠自四郵幾擬弇州強半吾親家爲噉名

士一解頰否感憶離踪百不盡一臨臧但有耿耿

與康驥漢侍御

是月之十有八日亭午不肖身手西京瑤琰窮奔闖之
致而馮仲君匹馬見過面盡黃埃解帶相寒暄坐而進
茗汗問所之則曰康尊師將以愛息字先元兄三郎也
余其往謝之不肖不覺喜氣浸浸滿大宅已咨嗟嘆焉
古人不作古道安復今于臺下見古人古道矣頃聞宗
伯先生之門閔其如掃太夫人日以淚瀉洗面耳臺下
說以大事然許之輕數百里之塗而割尋常兒女之戀
置目前華膺婚姻之要而徇冢間宿草之尚書良謂千
載季札可追徐君冥漠無已之望不忍辜也彼霸州公
倨強人耳容城之諾遂足蔭蔕後來趾跋環海臺下直
方而大溫厚以平絕照孤情事事直無前古則霸州者
其臺下生平大庾中一稊米乎不肖亦宗伯髻鬣交敢
因便道惘惘薄有欵人置墨數螺借以明殷勤臺下簞
燈起草月費上方踰慶元幾斛此寔不足供白簡用聊
爲最少郎君塗鴉耳春漸暄融唯爲社禮蒼生自愛

春翁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七

三百四十六

與趙南渚司徒

浮雲蔽日狂霾漲天周有流言孔遭伐木此何足毫毛
損至德不肖今年政六十閱世頗深矣富平冢翁已事
是臺下三五年後旁州也萬萬勿爲時局介懷乞留此
紙爲異日券烏荷口風寢以隆極復叨按劄半字悉尊
慈鑄錡侗雖至鄙寧不知恩日夜俟加官銜慙如里第
奉身百叩塔堦下稱門僑賤子効千百年延祝此外有
幅後者云向爲于師拮据一切近勉營一螭首手書描
撰石尚在犁丘之鄉先搦二本一上政府一上臺次用
以報成事紆春春穀城亭下雅懷侗今日入土不至負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八

八
四
百
三
十
三

非徒之諂矣李北海當年橫被多口岌岌夫許昌出一
男子孔璋爲申雪北海得無恙璋流遷化侗亦俟時而
起必不作杉栢四周瞻下汶汶鬼也天若祚明當不令
侗捐七尺蟲豸有知侗尚笑于鱗一夕心痛延延非所
罵耳天地神明昭察此五內廿五日言

與茅二岑

先從東光舍親王令君處得寄聲耗已似注心尋白廣
川道中奉溫田大貺之辱及扇頭見懷詩再拜領受且
感且愧弟之跣節極矣何猶荷尊丈拳拳至此讀新編

清婉足致風骨沈厚殊無吳儂故態家學可知弟家荒
學荒徒有五男兒其四都弄紙筆大者舉業差成然秋
禾何以濟春困乎足下膝下凡幾輩亟欲有聞邇來明
道漸薄卽烏鎮一殘書尚不受乞若見尊丈此情當惡
顏死矣僻居東鄙如坐甌中南來音驛頻歲不通慶吊
關如豈其本意則惟足下亮之耳尚憶疇年寓司掾者
有加物至今未報總之疏節不可言赤懇未嘗泯也積
薪已久漢廷後乘安得不駕軼前車行覲尊丈自此升
矣弟五十又五之年髮無一莖白者祇是金塵不滑其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九

和來人立馬嗣有致託之吾邑太史張公也

上東阿宗伯于尊師

春秋恭謁師門廿年恹悃自惟晚暮開罪百端不翅多
矣我師并心一氣隆之情禮之極先期置驛詔之通達
曰臨邑弟子至矣已而潔除施帳授几置御蠲辰選勝
居壺行榼迄無寧時虎窟之春若遲殿眷之藥似期伺
也醒醉相參縱持互見勺河爲飲涉泰而遊真自忘其
淵崇也至于剖析文心權談各理正言之暇雜以清諧
遊然舉鳳鏘珮委裘不謂二代之典刑兼有六朝之風

貌矣還家頌述老稚吐舌相驚咸謂此行虛往乃爾實
歸蠲患療病不在阿井之膠而在師門之雅素真不覺
其恍焉惚兮盡室皆沐于汪澤也侯生嗣至伏領訓言
冷語銷魂復若置身東郭者長兄淳洪之資不獨苻采
爲勝入闈何所亟所欲知小記及諸韻言補訂有端專
人獻上并以行卷荅嚴命矣臆附奏牋不度皇恐

荅黃撫臺

節奉臺下手檮字衷天拔法度丰姿靡所不有卽今音
日臨池之董莫能蠡測其妙侗真汗下矣齋閣簪籌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

文百全

暇一刻不離青箱黃卷間發爲文筆籠蓋時才萬萬元
美有其壘而無其整于鱗有其法而乏其逸身兼數器
吐飲川雲其在溫陵更何疑何說侗以未技獲奉門屬
研席詎非至幸至幸與哉字史晋人之外極重隋碑以
承晋而啓初唐歐虞嗚矢也真定張公禮龍藏碑求之
數年始得敬附一紙羅山人伯苻雅慕此此足以洗吳
門纖媚之陋矣頃過廣川兄求守所造兵仗龍雀之刀
綠沉之槍雄于武庫撫轡中自有人行道遠歸冒寒擁
絮庚三日乃得勒報典籤唯毋督過行人侗庶道餘罪

侗不肖往厠臺皇下屬荷鴻私至深渥矣卽疲爾不勝
乎玉汝而緣敗亦及于瓦全秋毫以上敢不歸德于門
屏乎蟲豸有知孺動亦云稱報而必求于執珪練組之
間則國士湏貴要華廳而後可也而匹夫子姓無聞人
矣分隅雲泥缺馬祗候蓋何所欲効之臺下者有居平
之臆焉請一申明之主上倦勤鎮日與宮曆與突對其
于賢士大夫咫尺九疑矣且復歡伯之緣日富而阿堵
之嗜橫中鞭笞滿前公車塵積官府半懸官之署宵小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七

三十三

多告訐之文政府飄飄若贅靡言路瞿圃小吏持大寮
之短長屬轄拉長官之黜陟國是憊彌凌于白日有識
輩靡不壯之且或危之而臺端雍容自若也九州開府
櫛比相聞真有外觀而用奮內忍而汗沅者矣樞位久
懸計以一席爲借東事如何竊恐倭用蔚金爲敗罔而
猝伺他塗以入犯則督府渠帥不亦棄之原野而緩不
及腹心乎兵垂塌粟垂罄矣而一旦呼食與卒于中原
困憊之地儻亦戛戛乎難哉何也老嫠耳不緯之恤而
恤宗國見爲越俎亦恃臺端平生國土之遇聊以抒其

憤鬱則多言懼罪輒自忘其不可矣會當密友赴官行
附承與定西矚台躍不任企戀懇誠之至

上李相公九我

臘嘉平有所咨稟于膺勿下荷尊留神俯答娓娓數百
言莫非格訓乃今而後夫子之發吾覆也侗懵懵敢不
戢尊良箴侗于新正月半潛抵潞河祇候以此間近都
會耳目頗長故未敢以短疏上恩仰勿尊愛我而曲成
我雅有深指白魚魚服乃所以戢尊良箴二月二日張
灣戒榜三月三日侗隨命使共厝文定先師于藪城正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三

寢闔眷都無所疾苦秋毫盡尊之此也侗住鄆城尚有
日月爲小商畧家事及輯理遺書已從新城迎得青烏
爲卜賜塋數筵地方得還矚舍也碑板一切則須會葬
前圖之佇正冢席以對天下

上大司徒趙南渚

德庾之救也久矣賴阮使君一洗而新之大都使君不
以目力稱過使客不以阿堵數娑點家門清白斤斤勑
厲二年如持玉奉盈處女之貞巨鰲之負也尊臺倫鑒
灼灼八方每先之部轄卽如秦使君廊衍之豎今得陽

和阮使君其文學選乎夫之聊尋將酬之何所歟不肖
見善如飴夙辱門牆誼切敢樂告焉頃過東阿穀城師
所推尊一世龍門而歛然自避者出于由衷且曰旣稽
大拜復稽冢席如此世界蓋遂將轉方輿不肖衝口
答大拜冢席俱不足入吾郡司徒相公心惟是片善必
揚惟恐有聞拮据國是入對不崇朝矢以身殉師其念
旃式旃相與大笑醜筭二三不肖將以六十未至之三
歲窮易讀尚書高蹇瘁行人達士也不肖小子願學焉
張仲儀貢士津津我者非我所畢世自期者也豈其如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登三百七十三

此面孔而遮厠先生之下足乎別有坐進以俟振策

答康曠漢侍御

去歲錦旋厭次不肖獲奉後堂欵讌冰壺照座明露五
中平生之韞愜什九盡矣已復絡繹承賤函媿媿相命
重以瑜貽惠而好我溫厚有加都非林壑管廟所宜蒙
被也自按行玄菟無便度遠且亦臺門難爲鱗距者三
時洊歷半字莫通班尹惠莊之締何如而忍此寥寥則
以勢不能耳忽至遠書若墮雲表紫團紫颺益以朱提
禦臘扶羸酒貲不乏臺下之念我深矣反覆書詞百心

莫既總之天光燭燭而蒙蔀增輝露句詎有涯哉續讀
數疏爲京夏爲長白之境先見卓然疇不望鮑驄還而
宸旒受益者斷不作近日諸使者淹也息壤之盟刻衷
目切未敢率然以瀆瀆而承乃踐矣倚宿泳滄二辰在
上臺下其有意收之乎重遣立馬索還言不及抒寫惟
尊俯鑒

輿高東溟中丞

每從南來士大夫及商販遊客得臺下泄漸狀咸謂冰
玉凜然轅門日入少鮭菜脫粟數升耳三尺六條馭吏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四 卷三百六十一

吏知婉慎赤子藉兒襍毋襁安于堵屬海禁界若天塹
然私洋遏絕華夷無相干黝有是哉天下名開府也詎
微足下昭代濯濯維新無二矣侗日夕望越雲加額而
大問及之兩箋溫厚藉甚古歡且昏之多賤有幣有金
有奇珍異物窮巷驚謂邢生多顯貴遊乎何得長者之
使者及門也至念我出處大誼可知侗伊蘭有臭白矢
不敢妄意輦上人旃檀井下劣顛侗自諳之涉瀆烟月
分已與樵牧平分臺下再過當恣蒙也獨座虛一席計
冬寒得代野人其走溜水賞雪釀勞儻從乎洵非貌言

耳感激萬千毫穎莫旣皈依之切天日臨之

林巒蔽賤苦由棘變兩無足當于長者長者誤誰何之聽而枉駕辱臨之不孝顛倒縲麻禮文錯愕幸長者之卒貴而寬之也解帶留連頃忘新故放歌舊雨樂莫樂于此辰矣遂拜新篇墨花飛蕝塗金紈扇過于葢山大抵詩以律而挾古字用王而雜章區區草澤將不敢問齊盟壇坫青山謝眺徒切去後眷懷耳依命占韻言副之別筵唯仁丈其教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五

與李于田年丈

漢人無神道碑祇有墓闕或墓闕銘無銘曰闕有銘曰墓闕銘今郭明老文正合也闕者碑石上闕一孔麗牲也吳孟元亦知之入壙爲志銘在地爲闕銘極重大極古雅哀辭似未灼灼幸信而勿疑更之如何

與李本寧社兄

高范二君至小悉維揚旅況但不知近日動靜何似偶從一書估聞已卜居秦淮作歐公隸尾計計自今魚腹得向浮沉故處寄將矣弟久不薦布衣輩尊所今李君

子有吳人伯起百谷座上小友也紫舉無成遷而爲詩
詩有王孟風畫法亦祖文休承行徑風流楚楚德足以
將之客弟處歲餘矣敢爲蛙客請臺下此君貧甚然有
志操墨瀋餘波足當洪潤弟何翊躬自被之乎緣寓此
中毫無爲裝橐地敢煩臺下仁兄卽謝客或不謝犁丘
客也新郎君掌上明珠并問安好

與徐鍾嶽學憲

孤側草土餘生林巒長物曾何足挂慈臺胸臆之萬一
卽萬一挂胸臆常可相遇焉亦云幸矣殊不自意出庸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六 連三百六十五

象而超越冥諸孤東泰十二摺笏垂紳之流所不得躡
影希風者而慈臺奉奉獨三致意焉不肖孤特寵承焉
此猶次心于世諦也小兒王瑞園爛豚犢猥荷尊師賜
之提拂一言標目畢世人倫係之頃當入棘更辱台慈
慰藉推溫布煦篤于子孫孤伺一得傳聞且驚且喜不
減葉榜之署名焉卽大造無私因材培植乃偏承雨露
者寧耳草木于無知哉欲一申謝鴻庥趨且未敢俄蒙
使信臨之八行兼兩非料所及分蔗俸于槩量鏗清商
于琅璩向南遙頓悅若綠麻之錫袞也瑞性質近迂恪

修常稊之外頗留意于薛文清公之書經旬閉閣不交
一外言不邇一俗事亟圖勉成器業不負尊師異恩我
老公祖知之得無爲此兒加七乎仰懼崇嚴卽寸縷不
得輒奏恒用嗛然溥有家藏晉書出于舊印聊供爇火
并以单姓家乘請正裁禮宜敦介盖所爲趨且者未釋
也柰何極聰膺門穆乎如對孤伺久病飾巾伏薦不勝
感戴皈依之切

與李侍御

往托馬唐山起居門下旋奉報書鄭重且用筐篚以相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七

文會堂

加遺眷然肺附不翅厚矣至言吾輩所難得者山林則
又拜知已之深談出風塵數等矣伺也敢不佩服連讀
大疏具關國是非他耳黜目竊以飾太平者茲持楚憲
一切刷積弊而清之三湘七澤望見風采疇不翅首頌
休明侗恨不縮漕役十年奉承功令也蘄諸生姜夔舊
授兒曹書其人竒穎博聞倚馬萬言楚材最良此生尤
其卓絕不肖比薦之馬瀛澣署中爲館賓已邵中丞公
羅而致之幕下已相繼爲秦中丞西席夫以羸秀諸生
無他前地歷諸達官貴人不惜束帛招之其才品定非

庸庸者于時秦馬二公念姜生家窶甚爲措處小吝吝
費其意具在王太湖乞李本寧書中茲事乍聽誠可駭
第一中丞一監司爲門下貧生計當時豈虞其有後
卽今撫院李先生震世清操其不樂聞此事明甚所
望門下爲委曲一援之緩其既往而植其將來不肖三
千里爲故人貧交之分止此矣門下執法也而以駭法
請誠知有罪第以不肖一日梓里故驩之藉孰誰曰不
然乎林莽日深諸無足爲刺刺炎候幸甚葆玉以對南
紀官寮人士之望無任卷卷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六 卷三頁六十三

與總河劉華石年丈

初意侯憲車臨鎮半月後卽跪請覩風儀叙積澗其證
具之于長君書中不意五月初旬兩兒遞病才就可而
末弟足病頓發足腫如瓜瓠骨節盡痛晝夜叫號不休
蓋病本受于按是時嘉定中濕時時舉發不似今年之
甚也使來不省人事者二旬及小愈惟從枕上領感手
爲足困不能執筆日飯使人屬其小候不謂意淹至今
也末弟今日進食欲如平時矣保有數年活矣然氣弱
不能遠出晉謁或于明春連年李修吾年兄樓船見逐

者三而趨且未應徒戴其厚愛之人有性不能輒強也
于長君博雅君子舉業可異一提非他任子比至孝至
誼元老以下皆敬禮之末弟近結爲兒女姻矣如以諸
生分入見望尊霽顏破格遇之無論大賢之後末弟之
屋上烏卽其人固自佳品耳諸所欲言瀆之專布

與王霽字年丈

伏拜序帖之命久矣意興未至不敢草草下筆留張定
作催撥使者凡二十餘日一夕篝火成之覺有當也我
親家一片精思弟私計頗能撈括中間迴護時事曲盡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吳三百五

鄙心庶幾萬一足報知己矣爲葛丈文雄麗則有之今
而不古也吳下彌名文翰淵藪令此等後付之則皮膚
勾當足矣安能次骨談何容易乎呵凍作字實難先上
副本明春手和再計黃鼠人參俟作起予用畢下摺

答王霽字年丈

弟子痴曲鄙人也于世畸人也會何毫末之足數而我
親家眷眷弘獎之插標樹羽直欲引而登之大雅之塗
不謂其鄙且畸也則亦生平之大幸哉尊門世德流芳
聲華蓋代卽有善鳴之輩莫能彩繪緒餘願侗黷謗屢

以大委相及肩弱難勝正虞弛擔安所竟千由之重負
乎雖然業已命之矣敢不敬承唯是筐籠遠臨動關異
數弟有懔懔不自寧而已百拜領嘉矢諸五內藉使報
還伏唯台亮不具

荅于振方觀察

薦紳學士屈指江左名家必首鳴珂里第蓋云間門之
內詩書成市多睚之屬雖肅肅居然通德之鄉矣不
仗何勝冠而知慕按轡而竊式焉良非一日之積茲幸
熊車駐止在我東秦伺以林麓樗材無緣攀詣秋深淒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一十

三三百廿八

緊天未懷人未始不依依幕下也乃荷台慈過厯存軫
惠以溫詞啟副發封宛然次面至于分俸鏐而下逮推
家食以酒貲此又越常之賜鏤骨之感矣島夷狂逞賴
一柱不超連鰲伺小子何能效其鳴躍祇用自慙耳憑
信拜返典籤惟台慈幸鑒臨緘不任惓惓

與高東溟學憲

不肖伏在林麓寂無音驛辜負甄培居恒自媿匏苦不
材分應自繫其疇曰與人共濟乎一丘一壑是吾事也
臺下岳岳巖廊所爲條牒諸章疏不作他人口吻語斷

在可行言質而慙丹邇來第一諫官矣濟南如馨地賴
涖盟神王吾輩壇坫下人卽死聲木色當不作曹蜍李
志也臺下或咎不肖寂無音驛乎蓋名紙生毛不北向
者十三年而遂苦匏自繫也千載人豁其襟期包荒疏
越所爲咎其寂無音驛者愛我耳將生我羽毛顧無柰
其瘡痍甚也向病痲瘡如亥市間日一作比及三年客
歲四月始及平又柰何其不寂無音驛乎新著一書寥
寥不盈咫尺頗借古爲喻臺下對列栢樹啼鳥一賜流
覽焉亦知瘡痍士有意不龜手海上禁方耳終不直盧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文三百六

扁一軒渠也不肖皇恐妄言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書牘

與趙吉亭少宰

天曹雄紫領袖簪紳卽衣履襟帶尚足揮蕨寰區而臺
下夷然不屑也一疏陳情蟬蛻宰衡如視敝屣若恐一
日之養以三公見挂者此其爲孤情絕照澹致殷懷無
論此世卽前古竹帛所鐫壘斷斷乎無能貳也台憶過
寒閭停鸞枉問郊亭詹佇滿目婁其益感德戀別之衷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劉三百〇一

誠不以人地懸殊而忘其耿耿矣卽今虜逞寇深正當
守物色老成之日而以雙闈在待竊計不能用尺一而
奪東山鄉邦小子隸在門牆眷言風素恨無緣一辦長
房縮地之術厠飮緒論暴露所懷徒咏我所思兮海一
方聊以紓其岑寂也近晤見翁先生仰恣空洞中未忘
么膺故敢以尺楮候尊履秋漸蕭條唯爲 君親保鍊
以對天下懸思

與季弟論文

文宗少年連捷兩掇魁名祇是文氣暢條思致盈溢清

徹而不枯平大而不庸也今觀所取士大抵然矣夫舉業之文原無定體要在蔚然成章不至逗湊則主者無隙可尋譬之南海明珠宜爲素絲所貫而閭雜絲繒繒非不美也而纍纍之妙妨矣中山狐裘宜以純綿貼之而猥加輕縠縠非不佳也而綏綏之用乖矣此言聯絡配合之勢然也近日之文非不稱簡稱繁稱古稱蒼而所失則正坐前二端竊謂今之作者要在周覽題旨融液天機命筆如飛略無阻礙寧無新調而不可因調以累其氣寧無致語而不可因語以蓋于理滔滔滾滾如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

宋三頁七

江如河抑之不殺壅之不竭此暢與平之所爲亟務也嗟乎寂寥簡短卽左丘明不能戶戶曉也而以用于時文孰其諳之澁滯枯集卽汲冢竹書不能人人諳也而以加于制業疇無駭之杜撰不經割裂不合則句與字之病也口未及聞喉間已梗則股與實講之病也浮聲切響對待無音平仄全非誦如嚼蠟則聲韻之病也未殺常令有餘方能醒眼而欲引乃絕方望垂缺則來題之病也卽如往日某某之文非不聳動震區而卒非大家者則以刷洗時文之太過削刻字句之太薄遂語遂

股陡玩動人而徹頭徹尾讀之則伶牙俐齒覲面獻笑之態種種索露其餘不足觀也已嗟乎能有鑒于某某爲文之弊而知暢與平之說爲今時之大藥取捷之真丹矣愚夙慕古而以時文効杞人之慮乃復如此其情鬱勃未能已已惟弟察之

與趙南渚京兆

蒲輪安車一旦加纁壁而下田間就卧內起先生出領三輔世皆以鵠舉爲東山矣先生然且拜疏以親爲解一何出處從容就誦也顧今海宇洶洶赤白羽交馳四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卷之二十九

境 王上宵旰而求文武憲萬邦者非先生不可夫安得終傲朝廷尺一爲也當涂宜身勸爲駕知不令大夫乘牛車湖頭張蔣且付田僮數椽茅茨付廬兒不肯頤授簡賦驪駒先生從帷中宜露其面目使路人瞻見風裁此京兆非便面拊馬張子高眉無者流從此萬年長安無敢以輕塵濺先生車輪乃知 天子爲湯沐推擇材略大度士自有真耳不肯偃蹇山中且七八年于茲不腆胸中頗貯數百蠹魚而邸店膏田底分殆盡又連年穀歉未報入口替替交遍相責謂區區不積泉刀爲

鄉里兒曹蓋嗟夫此蠹魚數百吾且驕控南面百城何
論一囊錢也又俗士譙不肯不談兵夫伊吾佑單膠孫
吳二三策而翻灑其口中怒馬張弓釋不律而親鷓弁
之業僕雖七尺丈夫非其素嫻每于中夜嗜嚙莩罵种
放小生徒黥終南一片青蒼石我死不顧爲矣晚辱先
生國士之知出矣火而濯清冷視此生胡能汝汝顧猶
梳先生未入犁丘之界中一私邢生于田娘村童間至
竟令先生匪石近得屠長卿書謂歷下有太常趙先生
其附庸又有足下可稱兩清流嗟乎不知不肯當去先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四

卷之三

生千由丞卽歛衽而廟門下之橋陳如猶不可爲何得
如所云云世多皮相士不肯顧爲千載而下所相然不
敢槩以逢之心而自外先生也不者邢生坐其名繙生
毛矣

上穀城座師于宗伯

孤侗連歲所遭值荼毒極矣剗心折骨幾不自存而以
先大夫平生先夫人閭德不忍無傳埽孤技淚以不腆
之言進焉念吾師當朝鴻鉅百代儒宗一語虛枯足垂
不朽而矧孤親則門牆之列寧靳以袞黼率之哉又先

大夫奉教席者且三十年于世締足稱知已使樽三錫
賁于草茆今則其泉下者此所用苑生肉骨顛顛南嚮
而百稽上恩覬之曹史者也喪期太迫誤以形家之言
爲正諸不得改移所于志撰萬萬不能及時鄉人之請
庶幾可期石大而字亦大擬與顏魯公碑同制于言上
下撮其大略足矣欲及三月初旬付之佳喪侈會賀也
遣弟代陳送之血淚孤個則于襄事後抵穀城踞而膝
席稱明恩憤憤不倫仰惟尊慈照察

賀黃撫臺

來禽館集

卷之二九

五

三百零一

我老公祖涖盟齊魯歲月滋久矣士民于嚳疇不欲借
寇仍數年而地望日隆竊恐末遂卧攀之頓耳惟天幸
此敝邑 主上若察群情而賜之便晉衙司馬無改節

旌小東人士當亦有利手篝燈草疏頰年凡幾萬言據
案飛文一日凡如干紙求一字之不切世盲民隱無有
也他省建牙諸公或用文昌而尊臺以丹雘行之校量
他方歎至動九重之虞聽而及見之行小東人士之慶
尊臺一腔丹貍遺之也前在穀城奉于師座中言其所

依戀陽春服膺永玉者頰勞未已輒取少宰止翁爲配

已而曰操趣同焉才力倍徙不及也祕談如此宰天下者寧無意乎乃伺則又以暫借節旄爲至會心事卽尊臺或亦以不卽棄遠犂丘下士如伺者爲一段世外情適耳轅門旗鼓載新伺未亟從吏人上版嘆噫可如何焉謹肅家僮庸申賀候秋氣漸涼伏冀衣裘飲斝時加保愛

與傅民部

張文凡三寓言三致隆指也至臣何以當先生肺腑哉新釀才離糟床敬上二器此麴真用白蓮花漿合成清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余三十五

芬頗饒舌鼻間先生大賞東秦酒汁第尚未降服滄瀟亦在品中似不去菊花而肆氣將固佳然入酒殊曄酒香乃濁如都城黑龍挂爾廣川近法漢酎或兩重三重清如玉醴此以酌芋蘿浣女雅足相當及登黃金沓切壁帶金釭間回視苧蘿不無寒乞廣川耐其不免鷓夷委地乎第前向省下諸公言刁家趙家兩樽俱不堪大嚼及大嚼諸老極相領賞座有青州從事董勝歷下露不甚挾聃耳韻足邛落插花半殘爾馨嬾不足隳吾玉山也往在吳吟弁州公妙論酒具有才德才分十八德

分十二乃著風采廣川新樣其無乃清勝擬伯夷乎伊
尹將于何處生活非犁丘生過任請問諸舌

荅黃撫臺

侗也丘壑餘生荷尊爐植消盤得歲莫匪至思仰報春
暉嗚焉肯曝翻承節饋寵及衛疇百拜領存感忤無地
文定先師已矣予然嗣子族閨里謹猥沐仁膏晏兮禮
次一絲一髮寔賴所天祠額允題先期示指凡叨門故
疇不鏤中方正是嘉靖間名險慶男冕孫男鳳岐奕世
紹徽家聲不替邵格之青丘青蓋擅譽羅氏雲來屬耳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七

劉三百五十一

于魯初製堅潤玉如于此道略無遺法君房漆澗可謂
極玄但質不甚賦杵不及千也前蒙湖穎刁罇之賜久
失謝言天海曠淪率難摹荅王正轉律佇伺宸函

與謝在杭司李

三日前雪霰凌亂三日後溫燠如春天時歛變加絮脫
裘大煩將攝憶此際射堂走馬意氣雄飛人作堵牆觀
也明公据其上指麾勝負佐以觥籌良適邢生兀坐一
甌中掀鬚抽思矻矻腐毫致不逮一塗鴉小生甚媿丈
夫矣九日搆得小詩藉以代問相思如月弦望爲期此

情不可道

與王百穀

先生咲僕戀戀進賢乎讀來書冠纓欲絕矣僕定有意
先生同升此段計本寧元成二丈能達也五子讚中有
微指瞿待詔非邇日旁州耶平生嚮慕先生由衷不可
解豈敢負春酒詩行將以五千言脩祝延軼事耳卽累
機近作斑斕似楚鄉蠻織不中裁服襍被或須此業生
行曾將一扇去不至浮沉不本寧久客邗溝不審書積
往來頰數不喻若佳者望寄一笈盛垂老始知此味人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八

李三直三

安可量山海瑤椿油一器器僅方管仲到便啓甞之

荅武德陳使君

枉憲嚴而脩布衣之好終宵清話援古證今靡不入玄
解中微機者侗也其爲誦讀豈直十年專力惠八行神
明奕奕擊翎長句卓絕詞林太白之儂少陵之史嘉州
之臆長吉之奇一時總稗覺今作者都無復人真增一
繭譜佳事矣偶得蜜鷲一種稱名未雅而昂首定艱覲
覲不知足當賞評否大洋圍法庶所謂安息鑄幣如王
面者漢武之劍白選秦帝之行半兩此猶其遺意乎至

于國錢遞減則用九分七銖八分五銖七分三銖指夷狄之有泉貨中華僂得而經見也所云火鼠毛白鳩鴉鶻石沈水暫香等古里其無闕史哉寶玩移時襲之法錦書肆中不作舍衛城中貧子狀矣荔枝罽之猶是盛夏茸香乃知販者殊腊二茗悉方物暴富不但獲三品錢番桃二色番菜一囊附見一片郭孝子碑古隸啓今隸堪備鄴架一斑酒以霜寒未甚尚不能佳容少日敬呈三方錄上

荅青州趙太史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九

劉三晉

不肖空巖羸卧人耳辱尊惠積及詩言語妙天下感在五中以腳疾偃蹇不履庭戶凡七旬手爲足困缺然久不報也職此日夜寢噉幾失故常矣竊弁木訥者流卽不好傳人語不肖寒暄語亦匿不以聞乎良可恠也茶商詢之不得故想竊借犂丘以行再厘遽使彌不自安留垂帀月所課正不能多扁聯扇畫共十二事黔技止此矣不肖周尺徑尺齋閣額書頗不落夾堂署天固限之不欲自捉床頭刀今夫已氏據榻間也所擬致書肆

者當不減鼈牛馨以須興到稍帖不肖弱冠時所獲卽

在敝籠已四十年湯題前後共十則或可作吾兩家子
孫異時佳話耳寒季可命駕如上都乎不肖預炙地鑪
以俟促鄉所傾寫計不第魚子牋中刺刺矣公子兄灼
然玉舉輒爲題相河已沉澌鼎茵自愛晨拈禿穎轉使
姝不隨人端是小巫氣索不免奉謝安石緡尾擲還也

與黃撫臺

伺徃役吳中中濕得腳氣每歲一發今六月初鬱蒸之
極時用盆水濯足引起沉痾作劇不任救藥蓋展轉床
薦者整整三閱月近始就平坐是筆研都絕卽亦綠省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

宋三百五十一

中諸院駐臨不敢以蹤跡恩臺下然而赤裘孺慕則晝
夕刻漏無間時也樞府借典禁兵督府借彈要塞皆以
命世德威推轂而天聽轉高何故側聞轅門未闢旗鼓
蕭穆齋居賦得秋菊佳色凡幾首搨得蘭亭凡幾緡伺
也無分面承之鵠原告急應輸素懷敬尤尺書申慰伺
有人乎本寧李公之僑次也附寄函封上臺下此公尚
客維揚周旋乃弟蕭縣事風義可嘉賣文自給立獲千
金半以分貧士轉眼依然徒四壁爾闕久奏言

葉君至奉到八行恍然而對明月峽是馮開之卷中津
津物清珍極矣穀雨及期望半盛新茗齊遭儉歲不肖
幾向厮賤分食往日鹽官阿堵且鉅萬悔不携甌飽拏
子也咲咲數年前謝仁祖載米饑歷下僮遂成詞林佳
話迄今無以報嘆甚儻藉天幸南征敢不傾橐案上乏
管城堪作擘窠者十行草今隸者倍足噉齋中事矣
拙書百幅非多一俟彩毫灑然而至卽時課上也登路
望許商從郵亭拈秃穎聊用申覆手顛端怯大巫大巫
陳孟公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吳三

荅萊陽文太青

自聆塵談每每五夜不成寐白日亦不入黃嬭鄉明公
沐浴蒙也深哉熾人千里目送神搖徒以二豎相殘未
緣束首臨邛主人有意或煩張高兩地主佐足下日朝
相如爾不虛不虛觀海不如觀文公尚有涯際哉拜卽
官俸何隆忝如此良足十日酒貲何云茗椀尊大人殺
青編真是提玄輔易人間未見書也卽致撫翁道所以
便乞順下二三縑足下自棟厦材造化欲從旣塵龔厲
之常路高范雲不直蔗靖一事足下勿攢眉簿書鞭撻

關也會薄兄又行人立馬不旣愿言

荅黃撫臺

節奉尊函傾筐倒庋極矣小子侗何以當之如命卽遣
許生于初六日南行爲備廿日糧此其爲青黃輪困斷
樞者不直許生也不肖墨池一派有餘榮焉德州僑寓
有太平劉光信久在朱狀元門下劖劂名手隨諭之借
行矣仍囑許生一切欵然自下不敢辜負明恩若不肖
賤姓名附在耆碩元德豈不會心再四籌之萬萬不宜
以冗散二司卑末銜而與尊撫臺大父列也感茲挾僭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一

四三三三

琢刻不磨矣伏讀橋碑雅與王尊巖先生旨趣合總之
原本六經而出之以肥腸滿腦雅類波際毅文雲間逸
翻所謂郢人斤斲無形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者唯此足
當之也不佞不佞河書具似大臣爲社稷苦衷淇園下
捷主簿傳隄覺猶遜數籌耳此不刊典也總河公祖招
邀三至儻于三月中到彼或得布醴醴于一片寒山石
下坐卧黃絹幼嬾問爾漢書大宛國宛原作平而遵巖
詩中作不用何故唯尊幸教之遵巖文章不第追逐歐

魯大抵得之腐令神體者爲多王李拮据似不免登翠

羅珠沾沾作好奇而過焉者狀遵巖地下應嘆此輩盡
脂鏤水耳棟研皆層冰一二月小和書扇付行人恐置
之則成叔夜爛晨起火瀋奏箋不勅不勅

荅劉莘石年兄

不肖躬越在草莽正如垂殘之果已吐之核其不足重
登邁實甚明矣以故退然塊處形影自慙卽海內故人
賓客未必盡見非薄而彌生之刺十載生毛匹縷乘韋
一切慶吊之禮都成閣絕亦自分廢錮之人謹當爾爾
仰天指地其樂陶然餘不知其不可矣去歲見門下爲
來會館集

卷之五十九

十三 札 三首

張庚進士移尹真定年兄書一則曰知吾丈二則曰知
吾丈竑詞偉指若借不肖爲嚆矢而實諸一日之同人
嗟夫門下之意念深矣驟此愈益自信故人賓客果未
盡見非薄而涇涇彌生之介轉自志懷中甚也積雨空
齋日以調鶴聽蛙爲事而秋憲府中星言走信殆不遠
燕齊三十舍而卒然存之閩緡潞機筐筐鄭重且以尺
牘先焉中間叙致綢繆豁披離絕急聲中筑緩聲中琴
和氣溢于藤絨光景盈于墨瀋積絲散蠶偃堦和篔未
或絮比至文方駕驪歎矣嗟夫雀羅門署每謂千載如

新以此其情將無大罵翟公不長者耶比見門下進賢
一疏遂令懸頭結鼻之夫競相刻畫唐突西施我則綦
巾縞素耳之夫不肖者非不鬚髯如戟音響如鐘腹瀲
垂口河鴻軀且七尺有咫也第不能馴馬如羊擊弓若
蓋釋進賢而冠若箕解荷衣而据水索卽胸富黷連筆
祭元化真如比丘大士說五侯鯖口則津津指實未染
不如綠幘傳鞞一宰夫左手執鸞刀右手挈芳酸指點
盤飧並樂賓主也又自昔兵政豈盡矣文儒盾鼻磨墨
勒銘燕然山提十斛險濼挽黃流而紀伐崆峒之石此

來禽館集

卷之二九

十四 余三百六

一記室事我死不願爲矣神放小生以終南爲捷徑第
則用一丸塞濟水高居彈琴著書力食百畝日一杯水
享二親心自甘于五鼎卽貧如原憲賤若三騶何不足
那生所耶敬謝故人世固厭君平又奈君平之厭世何
僕所坐非有貪牀不檢濡足權門簞弄政柄而脩報恩
鄰也其所連染直以吳興故嗣後以海寧故彼二丈者
僕有無要結賄賂爲聲援其事在大明中不須別白又
不肖者年來不能啣其八口安有能貪如那生而與斯世
齟齬者流齊條科罪乎一息尚存不能汶汶者以此那

生年四十時已效王右軍誓墓爲誓天矣許大方幅我自可抗志圖千載名門下其俟諸當借華山片石爲副在所緜尾敢大言毋讓承惠問家嚴此洵骨肉誼再九叩頭以謝

與保定撫臺宋可泉

南宮兄令君乃鳳池丈本房第一明經計已炤知其槩矣日來彼中似續相過則能道其持廉自好一錢不入私室間靜平大得爲人上之體深鑒故令覆轍一切錢谷數目督握筭者鑽廨清之兩月毫髮錙銖期于不爽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劉三百四十一

然後懸之功令諸復舊額猾吏不得窺左足間右之徵輸人人減筭半歲可省萬餘金兩造在前從容一語折之如水判然挾日不入一鍰錢數畧卽了廳事晝簾自對而已至于養老愛士崇上節誼禁民不得侈險庶幾成風臺下視此曹天下一令乎抑止求多于三輔乎不肖素不没人美善而故游一念得曠世異材更何難于緩頰唯臺下埏之埴之此誠清廟重器亟爲門墻賀矣若廣平陳令盤江夏無雙不肖蓋識其淵微并附奏書

多言悚息

與撫臺李

伏自撫齊得命不肖弟卽抃躍無喻真古所謂二天云者日夜望台旌臨幸聞于六月下浣之吉淮行省政事堂矣百寮瞻肅萬衆喁于謹戴一日有同情焉不肖弟乃反後士民歌儻乎一昨長公太史丈發解連魁身都鈴閣名滿八埏問固自斯文家學然崑丘代稱魚雅求韞厯而當盟壇孰尊門橋梓若哉遙天阻迤展慶末緣特此道闕衷弟年來情事計沈太素公祖能談之良產半削穀賺相繼血屬二百指殆并日一食非復念年之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六 李三宜七

不腆寒宗矣秋深或曠疑仞厝圖面以罄一切焉向所寓孫震老公祖指者意良厚迄今耿耿省城氣頗佳後湖之鯽不減秦淮碧藕芡菱亦自不乏唯是酒汗如寒食錫再過五挾辰當以新醅獻也欲語萬千轉成訥澁諸惟尊鑒炤

荅謝在杭司理

積歲無秋鼎食之家拮据口腹不肖之心骨塵土盡矣彌年缺報豈是本懷特勵枉信水擘凌兢中不虞使人馬蹄咄咄耶塵賦視于鱗錦帶不翅雁行彼初唐位置

耳明公漢魏材也。厠工精雅若坐趙宋澄心紺素閣。就中詩洎書儵然自遠，不肖胡以有此哉。險靡從靡，漢地里志扶風邑。墨鄉更望明公時，時嗣及險靡從靡漢地里志扶風邑。墨鄉也。今墨譜類作糜，乃知昌黎郎君在所而是附供軒渠。箋乃繪工絕致琵琶花下對門，姬井胥生魚矣。乃輸此金閭白嶽手也。句日諛墓言大作苦此地無丹砂赤土，乃至騰涌指盡龜坼不能行狎以書付之小史明春贖厥誓。

荅王百谷

來會館集

卷之三九

十七 刘三百五十一

丘張兩君先後至，俱奉新薌後者差勝自今。非真伏龍岡產不手開，此間不辨毛生。丘君尚處囊中，稍爲振抵。中山以彼中玄菟與管城氏，上世有連耳擬欲遊之。卽墨張中丞家，與得受封如卽。墨竟如何，屢桑之蠶不減。八蠶第斑爛衲衣，僕定其品曰秦復陶越石帆李孟間也。丘君傳教絕欲得此敬筐一端，以呈向來所獻。都不及此，此卽墨塞機僕諛墓所獲碩博藍田黃磁斗中蒲。累年彌盛者一盛，丘君當不恡舟車雇直及灌濯煩勞耳。張君以仲儀北發亦客馬坊城，又一畫史孫氏自于

文若所至丘君坐上座兩君一東一西三莫尚峙殊不厭一濟南老秃翁玄冬適盡日罄清階十升南中更耆半半而四蹄者不免費關內俟券冊耳丘君請改事乃得生活才言突管淚與英皇俱下矣

與張觀察

東齋勛猷遂以仁兄爲第一此自萬先生識鑒亟引同升彼肘後黃金可取而代也第也山澤深矣當撰鏡歌法曲頌揚兩足下休明耳遠書鄭重一字一韻優藥精珍扶羸益氣使我神明開朗吟嘯窓間皆大惠矣新菡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八 宋三百三十一

雄深雅麗幾以青蓮爲骨常侍爲筋長卿爲色錦瑟五十絃者爲澤異哉吐妙詞於絕域真有橫梨賦詩盾鼻磨墨之風翩翩信一世之豪也薄有周丹泉新陶竹節鑪一具真伏龍天池一餅拙草數冊聊將積臆此估人牛生能不浮沉我輩變變亦是一片有心者鴻高鯉逝尚其問諸茲儉

與萬撫臺

向所薦臨邑故令劉承忠以東昌丞得調至遼矣此恢廓奇品幸臺下卒收之承忠有一老友任弘道年七十

許矣多讀異書多識奇事其于海內山川大形廣勢無
不考核確實四夷八蠻逆順之故無不通練周徹去虛
談之士天壤矣彼似不欲出朝鮮境異日玉節還朝覓
彼一見可作總樞時一搜勃藥物耳附言草草

上曹撫臺

伏藩龍門差我仞厝下土越在草莽無繇一親綦履聆
訓言迨迺曩曩甄鑄異恩未効秋毫以上之報捫膺自
語益缺如也赫連兵變之後關隴枵虛矣當宁商掄耆
德而拊循之良非偶爾間一竊窺條奏一皆乞命于元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卷之二十九

元卽天鑿或翳于浮雲而丹懷彌凌于白日有識輩靡
不壯之且或危之而臺端雍容自若也九州開府櫛比
相聞真有外觀而用奮內恣而汗流者矣樞位久懸計
以一席爲借東事如何竊恐倭用蔚釜爲敗罔而猝伺
他塗以入犯則督府渠帥不亦棄之原野而緩不及腹
心乎兵垂竭粟垂罄矣而一旦呼食與卒于中原困憊
之地倘亦戛戛乎難哉何也老嫠耳不緯之恤而恤宗
國見爲越俎亦恃臺下平生國士之遇聊以抒其憤鬱
則多言罹罪輒自忘其不可矣會當窅友赴官行附承

與定西囑白輝不任企戀懇誠之至

與王瀨縣

君家夷甫雅尚玄遠雖目無阿堵不聞舉百斛米麥饑
人也二十漢驥躩泥淖行千里共前三十六輻者人以
二十爲普蹄足交馳充衢塞道賦國若何明道如茲侈
矣侈矣卽明侯性自厚德不應疊疊施于不可知者何
人也小人之腹日餓君子之澤何以報之鏡是炎漢白
楸和間物燦如銀彩碧于寒灰敢不拜賜屏書庚書十
二緡益以獻之四緡此腕力尚可挽白鷗十石于仁兄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 位三百四

胡愛焉家乘領已小駁爲次序之定作一人間事借手
壽太翁也諸卷軸未及題留以贖往來部擬臺省諸曹
都不報似是異時位置一昔繇宮中仁兄少須事定不
如冢宰之屬及小司馬穩便耳書法遂爾韶秀虛和何
陡健舉如此入暄何處覓竹簾中飲令人意念深

寄王百谷

丘張兩君都不至若飲缺乏望南郵若在上上足下視
伏龍產正同敗葉安所得厠半偈竹鑪間需有消煩唱

耶謝在杭有書相及否二青甕蒙齒頰餘芬否去者甚

伏波敵親尹大將軍友也將軍不然也而伏波爲噓之卒至起家乃知伏波非鷓鴣弁庸庸者邇來違蘭綺而事薄遊將過毘陵謁周太守以爲山則斥丘人則閭丘不以旦暮遇也何以稱平生特託區區爲介伏波青犢在囊中中宵輒吼幸明公慎護之勿令過劍池飛而化去也伏波有心計善爲人曹丘願廣其游無致落莫

荅樂陵史婿錫卿紹卿

學臺文心慧日旣以爲雄誰敢不雄音驛至矣將爲君舉一卮也纍纍負擔見存于百里外厚哉綠幘傳講人疲以筋骸僕將爲謁居摩足矣易牙調味不應以繭足厯也賢婿其愛我哉果肴醕俱領矣禮魁及亞正在獻次之里通德之門敢預慶焉嗣有專使

與署縣汪二尹

陳節婦會葬之操存孤之誼具在縣志可查今蓋棺事定矣膠庠合詞以請可謂至公惟臺覆按而轉申焉以及于恤幸甚目今周身之木舍歛之資一無所備則有不能久待者清俸幾何未敢以齒所異困儲雀鼠之餘

一推死媪可以風生人矣冒言多罪

荅南和朱撫公

自角巾歸第口不言平吳事儼然謝傳一東山矣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西塞東遼播餘礦藥行見蒲輪及里
巷間也疇曩之役 天子賞功甚薄黃口之口與青史
之口孰爲長短孰是臞直不肖弟山東潦倒書生耳久
欲私赫連狀而足未出戶闕耳未涉邊庭仁兄者以一
切端委來不惜十易燭爲拓天拔地之業對頰胥耳雄
談信雄十三篇孫武子較此書虞稗乎聖記風流自命
儻易則午橋晉國所不得窺帷廡斧州以圍勝此則以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二 余三百五十一

園主人勝耳麴生佳絕出自比鄰恐不煩篋內鷓鴣弟
一齋如斗踈豁日豪若見漢家大不免夜郎王內恚燒
物也我明府丹懇盜如精詳沉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仁兄借寵腆以相加敢不拜大賜之重勤一書溫煥失
其隆寒且詞嫻甚如國策如內外傳如班如義慶翁歸
文武何必地下之陳弟也殘蒲蠹魚屈伸以寸樂成小
家子夜郎猶大矧望漢乎雜刻數繡聊當一面手墨須
之春和行者促轡不能覩縷惟仁兄貫在

與于直指

儻有曲衷及感德之誠近託宣府材官順賚以報緣屬
節下不得以饑人唐突故附良郵計蒙慈炤平鄉陸令
應鍾馮李太宰諸孫東南才士也三別而就縣官似非
其好乃其爲政佳矣矢天指日斷不名一錢經月衙齋
不入半鐲贖有胡氏問絹之廉焉幹局何如也愛民若
子訓士如師問有豪不馴者三尺無少責之以故境內
廩然奉法然而陽煦深矣依依父母也以此貞年資器
具經博才華焉能屈畿南第二指惟是格小遜焉臺下
其略驪黃乎而神駿之是先焉國馬天下馬在所題評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列三百卒

不肖齒頰內無中駟也不肖於今累世通家知令甚稔
敢以私聞而以公句薦賢之典

荅南比部

明生來具悉雅尚卽失之目睫所得則千歲萬里長矣
過承挹謝祗益厚顏略讀大兄諸作風骨稜稜而饒于
藻異時必以此道封鴻名書法率更家學頃令常言無
處生活不孝老矣唯尊君老年兄墓闕尚虛是爲缺事
伏蒙敦教敢不竭臆以從抵舍幸速料理遺蹟付東郵
撰已勉作手書藉申腹痛之要不負也明生伏膺賢竹

林不直在文章同調多于家法行事龐大兄差滿選
朝便過來禽一晤小作商略何如何如舉業文遂有漢
人氣江左粉光柚色一掃可空此數歲後督學基地也
偶痰火盛發擬案不能盡半幅繙卷走日書寫以致

與鍾都諫龍原

不肯之視臺下儼然函丈之席寔不敢妄齒金蘭之籍
也天下都以海岱爲龍門而侗也青齊相望躡屣卒後
時豈真木石其心胷則以類年二豎相纏年荒曠鬻蕪
之贏車小馬寔未易管耳真人天畔不染人世紛囂殊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卷三百五十一

覺東林甚口八埏未應澌霏四岳豈便興雲孰誰兮能
窺臺下者後來之彥每矢口談文敝舌扞韵語不直宗
工一噉臺下之著述精矣大矣此又侗輩捫磨增惡捨
地無隙所用飯心函丈不能一夕自寧耳俄承鼻翰弘
獎過情緬叙先牒依依古道侗所爲感千百而思逃萬
億者也輒憑校官兄先此塵覆答專布積閣以盡

上漕儲董叅知

明公由汲直郡握憲得蘇公西湖似是徜徉文酒然時
厄在河伯諸大夫顛與水爭能非命世鉅公疇能一言

兩言而决蘇公當日起樓大隄障水徒步爲士辛先
竟亦不妨文酒明公今日得無一切似之乎不肖草土
餘生見明公登路馬聞爲一見齒少脩手腕之速而冀
道其討也死罪五十外人滌墨濡頭爲文士技不直海
內少年一噓宿因未了正猶鶴莖秣馬不甘其斫莖不
謂賤勞也翹首長淮投壺中鬯者何人代興屬矣願言
齒鬯自愛

上蜀撫霽宇王姻家

孤坐抱疴數月屢各尊緘俱涉荒略中夜念之殊不自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荆三言五去

安偶得一奇人奇事奉貢臺次焉新安固墨數以爲技
至方于魯止矣不知前有程君房爲赤幟也君房江表
名家揮金借客祖父以來皆爾至君房彌甚去一京朝
官若脫秋蟬之翼殫精子墨遂足通神所稱玄元靈氣
以漆汁和成法無前古若夫規撫象制之巧過于化工
自三代以及末季天罕之羅不備于此矣其用朱漆爲
都統盛伴塗金施彩駭目洞心更以已意爲文房諸漆
器妙盡時流窮眼中所未見也此君慕親家如渴以爲
寰中第一名閩不及麗履何以絕技爲巫欲買舟三峽

徑造轅門盡出平生指揮妙品獻之八寶書肆
其弛階戟而納之賓席雄風四起又不直絕技之足賞
而已我親家撥冗而讀其所爲詩文要離俠骨當不復
香異時垂天業歛角巾趨弟徜徉藥圃中思作平泉綠
野之勝鬆楸斑榻異色栝擎非君房其孰與辦焉君房
舍中開局鏤書精雅在趙宋上卽墨苑可見一斑親家
留神竹素此又當把臂入林者轅門萬里尊嚴迥遂如
帝天乃爲一奇人遊計當失咲然知親家者莫如弟此
吾輩散懷怡老至佳事不欲以片子匿曙故特與親家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宋言宅

其之耳揚用修文集板漸漫滅儻能還復舊觀是漏天
界中一大文獻事此老風流博奧亦堪承領 本朝狀
頭暇與伯俊督學兄商之當有處分耳篝火作書言不
倫次淋漓墨瀋忽淡忽濃病後之容可掬也我親家素
多妙思能于荅版之餘手勒若干墨式付君房俾世內
號爲新城王府忠勤堂製品亦何所不佳幸速商之第
所創數新樣想君房一一往贊也蜀古松心極稱善材
與君房面訂或可追坡翁卷中說語未盡而緝忽竭依

歸白傳廬山寺裏脫燈前之致何時得至鈴下竊一寄

概也

上黃撫臺

生等厠在台臺撫育之下一紀餘矣海是賴以生成詎
第忘其寒暑矢心獻頌進道歌棠積誠種種匪能以毫
穎蒼皇罄也鄙小邑蓄疹頰仍特蒙慈軫視他處有加
蠲改暨米銀歲月遞及秋毫以上莫匪異恩生等孰屬
貧戚類多霑勻何翅生等身自被之乎環雀珠蛇譬同
異類穹天極地齊勒萬夫唯是今歲之情形更岌岌危
矣彌年雪雨愆期麥秋如掃沾沾妄覲者穀秋耳五月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吳晉書

終透兩較遲立苗率晚所幸澍霖相接市月茂密可觀
不意積濕胎蟲油然蠶蠹一夕而蠶鼓陡布三日而穎
穗盡截若殺若黍若稷禿然植立嫩葉都蝕正如江南
竹箭縱眸百里半粒全無加之灑潦爲壑高糧如蕪秫
等經月在水中根株糜爛苞穗陽乾霑潦之蓄并及穀
黍等一切指幹盡付泥淖中木綿脫佈出土非時計株
不能什一又株僅二三寸許耳一遭大雨陷沒無餘無
論二葉無存卽綿柴亦復無半莖入矣畚內絕乎炊糧
釜底慳乎炊火鄙小邑半借水綿易米爲活乃今千斤

之地秤鮮斤餘百金之家斗絕糠覈又何論乎數畝貧民傭身婁子哉生等竊覩近狀率擔穉幼望小熟地面竊逃無柰數日絕良婦羸向風僵死男子力竭薰穉于塗生等間從五里廟清涼店路傍拾得遺孩付僮奴代乳自餘日所不見力所不贍詎可更僕大抵出門一望百家之聚數口之家屋上則椽標皆空屋下則人烟盡絕窮鳥初巢饑鳥漸逝有科在簿無主應催有地在圖何人辨種對檢盡白老菑連萎井溢厝頽卽一二遺民栖身無所戴星披月枵腹號空如是而已我老公祖忠誼對天慈仁優聖聖恩汲汲所不必言伏請按臺老公祖一念閔恤至心形諸累疏者不減鄭俠流民之奏巡行所至曲納空牒廣加咨度在在已回陽矣今所懇冀者尊臺亟爲生等鄙小邑轉道如許情形賜之均照幸甚幸甚緣按臺老公祖憲綱崇峻及瓜候代書檮例不得通生等者雖係爲桑梓誦言跡鄰私啓故趨且未敢也諸生百姓各具稟呈伏惟尊臺俯垂允議第一改折卽次停征無食則無民無民則無邑卽官司拮据萬狀不過守舊版抱空質卒何益于縣官租稅之毫毛此而

不爲破格之施將至社稷人民俱困生等血誠一縷灑
淚叩天不盡南向踈陳之切

與少宗伯郭明龍

伺一齊東不足齒之僮耳書劒無成清時坐廢獨一腔
意氣未盡沫焉尊臺天海襟期不忘間賤微聞齒頰時
且挂及驚汗蒼黃何以爲稱是年十月上浣本本寧先
生迂程過訪屈指海內文章冠冕輒相推戴不第以張
楚爲言伺謂先生之文醉六經而酣正史副諧稗而伍
風謠風骨獨存筆參造化入乎規矩出乎規矩出乎規
矩入乎規矩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三頁全

矩入乎規矩覺弇州湯而濟南僻先生去其二短而兼

浩浩洪流巉巉奇絕之二長是之謂卓然立統不旁門

庸者一明與詎有二哉兩人更相頌歎不能已已至于

聖人南注直欲舉一世人流萌隸付之凡在冠裳顯顯

傾嚮恨不蚤覩丞相之旆北來當時涑水公似猶以殘

剩盞魚狗其懸繫若先生則手提元化四岳雲興一日

而成洗濯乾坤之會此則兩人之所稔習而非兩人之

所得言也違教命幾三十年矣彷彿隆堂設醴優孟二

曹邇進互呈才如挾日人安得不速老也廣川之詩專

待郵籤先生可許布衣門舊前而伏謁乎膝下繩繩肆
文瀾藹之狀可得聞歟侗有五男兒大者適上小亦授
讀則皆先君子之遺也侗涼德不及此也瞿先生待詔
爲翰林足使縹緗吐氣然亦唯楚當此材庶吏一科窶
窶不振先生尚有意乎則又非不肖所宜言也不肖對
結二菴一署天茁一署黃嬾焉觀生穩睡此外都無所
營炯明歲六十鬚髮無半莖白齒猶堪礪敢曰天逸人
隱之勲乎弟佐捧腹

與張北海公子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

昨與足下談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吾黨復得一快
士絡夜喜不寐晨起呵凍畫拳石頗不惡幸即付演留
作往來公案耳

又

冰清玉潤後彥所希而在吾維桑之暱敢不矢其歲寒
拙書留從者頗有深意苦旱憂蝗不能遂也須之菊綻
時

10767

